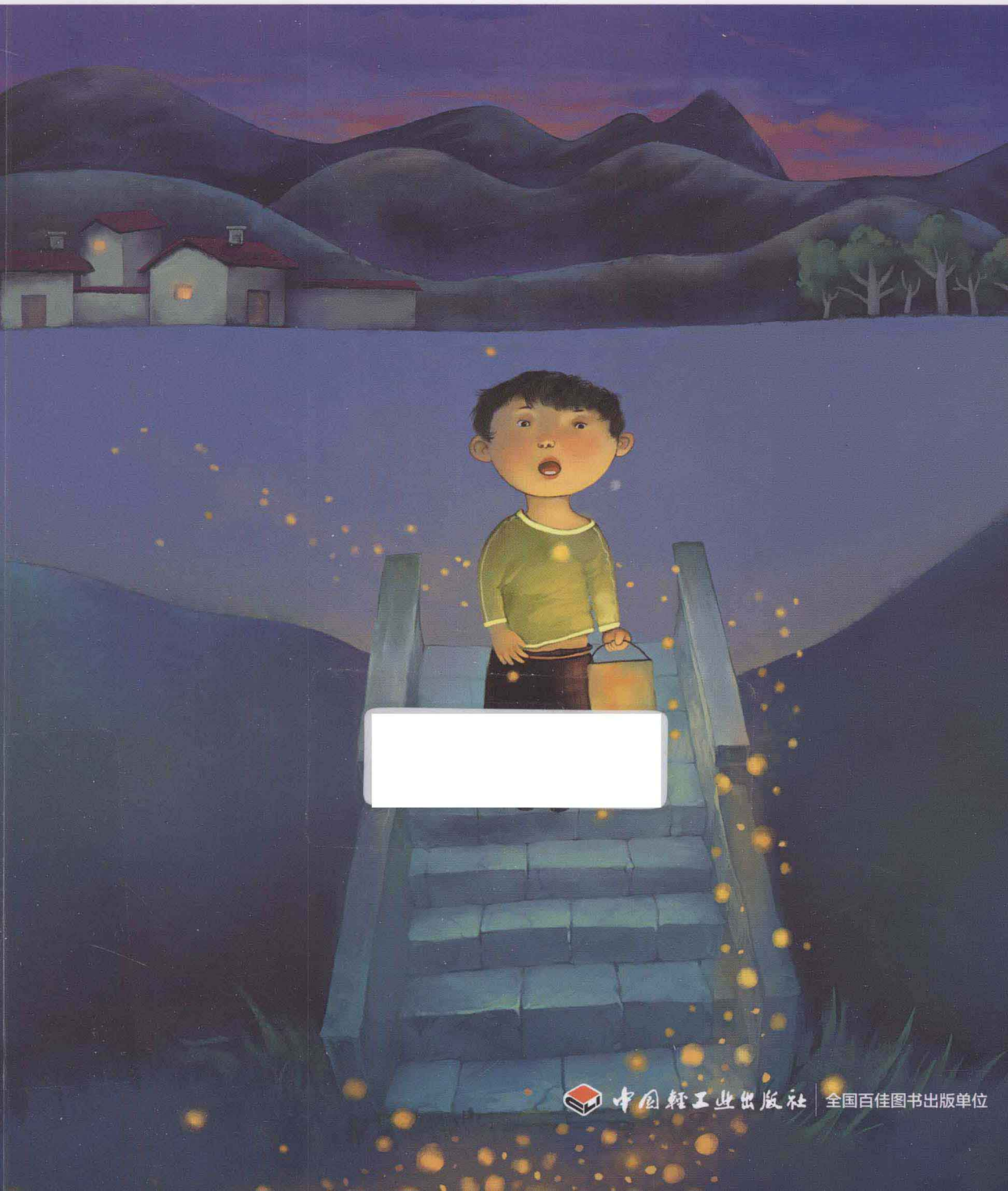


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

纸灯笼

曹文轩 / 著

安武林 / 导读


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

纸 灯 笼

曹文轩/ 著 安武林/ 导读

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灯笼 / 曹文轩著; 安武林导读. —北京: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, 2013.7

(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)

ISBN 978-7-5019-9299-7

I. ①枫… II. ①曹… ②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说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0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13167号

责任编辑: 张凌云 责任终审: 劳国强 封面设计: 锋尚设计
责任校对: 吴大鹏 责任监印: 吴京一

出版发行: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(北京东长安街6号, 邮编: 100740)

印 刷: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20 × 1000 1/16 印张: 10

字 数: 100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9-9299-7 定价: 15.00元

邮购电话: 010-65241695 传真: 651283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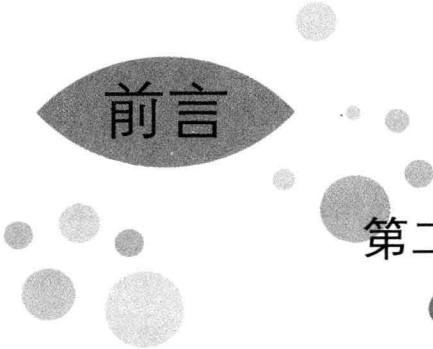
发行电话: 010-85119835 85119793 传真: 85113293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lip.com.cn>

Email: club@chlip.com.cn

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邮购联系调换

120823E1X101ZBW



前言

第二次握手

曹文轩

我和武林开始了第二次合作，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。

武林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，读书的眼光总是那么独到，那么敏锐。总能在一本书中找到与众不同的东西。所以，他的书评总是很受媒体和读者的欢迎。

我知道他曾经在很多报纸和刊物上开过书评的专栏。我很欣赏他这一点，他在阅读我的作品的时候，总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进入，总能挖掘到新鲜的东西。这很令我惊讶。

我们是朋友，经常在一起交流阅读的感受、创作的感受，然而更多的是听他滔滔不绝地解读我的作品。

一般而言，一个作家的作品写出来，他什么话都不用说了。他想说的都在作品中。但是，读者能否听得懂，能否看得见，那是作家最期待、最担忧的事了。

而武林，这样一个优秀的读书人，一个书评家，愿意这样读我，

并向读者推荐他的阅读感受，和读者们一起分享，我本人是很感动的。

我们在第一次的合作中，他的赏析是庄重而又严肃的；我们在第二次合作中，他的解读是轻松而又愉快的。比如说，他在向读者推荐我的最精彩的一句话的时候，我有时候都很惊喜。我潜意识里想说的东西，没想到被他轻而易举地捕捉到了。

这个人阅读的眼光很毒辣，他知道什么是好东西，就连一句话也不放过。

我们是第二次合作，以后会有更多的合作。

三毛说，与向上的心合作。

我要说的是，我喜欢和优秀的人合作。

武林既向上也优秀，我相信读者会在阅读中感同身受。



CONTENTS

目 录

纸灯笼 /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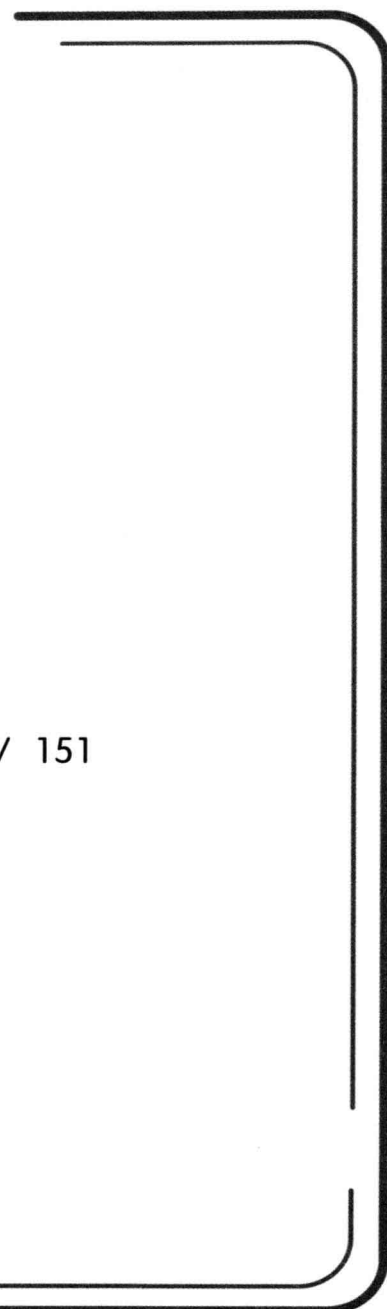
金色的茅草 / 43

第十一根红布条 / 61

埋在雪下的小屋 / 75

曹文轩获奖记录 / 1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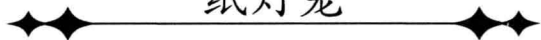
后记：我们选择曹文轩 / 151



她一直想将
口袋里的成绩单给青铜看，
但却没有勇气。



纸灯笼





作品导读

青铜和葵花是曹文轩著名的长篇小说之一《青铜葵花》中的主人公。男孩叫青铜，女孩叫葵花。有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把这两个从小就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叫作金童玉女。

很可惜，金童是个哑巴，玉女是个孤儿（父母在葵花很小的时候就故去了）。不幸的命运把这两个孩子联结在一起，贫困的生活把他们拴在一起。但是，苦难和贫困让他们变得成熟起来了。他们兄妹情深，相濡以沫，都想为彼此、为这个家庭做点什么，以尽人子之责。直到有一天，葵花突然离家出走了……

从此，一盏纸灯笼开始亮起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和焦灼的寻找。



美文阅读

纸 灯 笼

一

开镰了，收割了，新稻登场了。

大麦地的空气中，飘散着稻子被收割后的清香。那种香味，是所有草木都不具备的。

青铜的爸爸赶着拖着石碾的牛，碾着稻子。他不时地哼一声号子。那号子声就在秋天的田野上回荡，让人感到世界一片明亮。稻粒不像麦粒那样容易从禾秆上碾下。碾一场稻子，常常需要七八个小时。所有的稻子，又几乎是一起成熟的，秋天又爱下雨，因此，全村的劳力，都必须发动起来，不停地收割，不停地装运，不停地碾场。

爸爸白天黑夜地赶着牛。

牛老了，加上一个夏季，没有吃到一点儿粮食，只能吃一些青草，拖着那个青石碾时，显得很吃力。

爸爸看着它慢吞吞的步伐，看着它尖尖的、塌塌的屁股，很心疼它。可是爸爸没有办法，还得大声呵斥它，甚至还要偶尔举起鞭子来，在它的身体上抽打一下，催它脚步快一点儿。

爸爸在心里担忧着：“这畜牲怕活不过今年冬天呢。”

爸爸也疲乏至极，一边打盹，一边跟着滚动的石碾。他打号子，一半是催牛，一半是让自己醒着。

深夜，爸爸的号子声，在清凉、潮湿的空气中传播着，显得有点儿凄凉。

碾上几圈，就要将地上的稻子翻个身再碾。通知大家来翻场的，是锣声。

锣一响，大家就拿了翻场的叉子往场上跑。

夜里，疲倦沉重的人们一时醒不来，那锣声就会长久地响着，直到人们一个个哈欠连天地走来。

第一场稻子碾下来，就很快按人口分到了各户。

当天晚上，人们就吃上了新米。

那新麦有一层淡绿色的皮，亮亮的，像涂了油，煮出来的，无论是粥还是干饭，都香喷喷的。

大麦地的人，在月亮下，一个个端着大碗，吃着新米煮的粥或是干饭，想着已经过去的日子，竟一时舍不得吃。他们用鼻子嗅着这醉人的香味。有几个老人，将眼泪掉在了碗里。

所有的人都端着碗走出家门，在村巷里走着。

他们在互相感叹着新米的香味。

面黄肌瘦的大麦地人，吃了几天新米，脸上又有了红润，身上又有了力气。

这一天晚上，奶奶对全家人说：“我该走了。”

奶奶指的，是她去东海边她的妹妹那儿。奶奶有这个想法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奶奶说，她活不了太久了，趁还能走动，她要去会一会她的妹妹。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妹妹了。

爸爸妈妈倒也同意。

但他们没有想到奶奶去东海边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。过去的这段日子里，青铜家借了人家不少粮食，等将这些粮食还了，青铜家的粮食又很紧张了。奶奶想，她去她妹妹家住上一段时间，就会省出一个人的口粮来。妹妹家那边也比较富裕。还有，妹妹家那边，是一个大棉区，每到采摘棉花的季节，就会雇用很多人采摘棉花。工钱是钱，或是棉花。奶奶过去就去海边采摘过好几回。她想弄些棉花回来，给青铜和葵花做棉袄棉裤，马上就要过冬了。这两个小的，日子

虽说过得这么清贫，但却一个劲地蹿个儿，原先的棉袄棉裤，即使没有破破烂烂，也太短了，胳膊和腿，去年冬天就有一大截露在了外面，让人心疼得很。

然而，奶奶只说去会会她的妹妹。

这天，大麦地有只船要去东海边装胡萝卜，奶奶正好可以搭个顺船。青铜和葵花，都到河边送行。

葵花哭起来了。

奶奶说：“这孩子，哭什么呀？奶奶也不是不回来了。好好在家，奶奶过些日子就回来了！”

银发飘飘。船载着奶奶走了。

奶奶走后，青铜一家人，心里总是空空落落的。

才过了几天，葵花就问：“妈，奶奶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妈妈说：“你奶奶才出去几天呀？就想奶奶了？还早着呢。”

可是，妈妈自己呢，干着活，干着干着，就会走神。她在心里一个劲地惦记着老人。

过了半个月，奶奶没有回来，也没有一点儿音信。

妈妈开始抱怨爸爸：“你不该让她走的。”

爸爸说：“她一定要去，你拦得住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就是该拦住她。她那么大年纪了，不能出远门了。”

爸爸很心烦：“再等些日子吧，再不回来，我就去带她回来。”

又过了半个月，爸爸托人捎信到海边，让奶奶早日回家。那边捎话过来，说奶奶在那边挺好的，再过个把月，就回来了。

但不出半个月，海边却用船将奶奶送回来了。船是夜里到的。陪奶奶回来的，是奶奶的侄儿、爸爸的表兄。他是背着奶奶敲响青铜家门的。

全家人都起来了。

爸爸打开门，见到这番情景，忙问表兄：“这是怎么啦？”

表兄说：“进屋再说。”

赶紧进屋。

全家人都觉得，奶奶变得又瘦又小。但奶奶却微笑着，竭力显出一副轻松的样子。

爸爸从表兄的背上将奶奶抱起，放到妈妈铺好的床上。爸爸抱起奶奶时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：奶奶轻得像一张纸！

一家人开始忙碌起来。

奶奶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一个个赶紧睡吧，我没事的。”

爸爸的表兄说：“她老人家，在那边已经病倒十多天了。我们本想早点儿告诉你们的，但她老人家不肯，说怕你们知道了着急。我们想：那就等她好些吧，好些，再通知你们。没想到，她的病非但不见好转，倒一天一天地加重了。我母亲一见这情形说，这样可不行，得赶快把她送回家。”他回头看了一眼床上的奶奶，声音有点儿颤抖，“她是累倒的。”

爸爸的表兄，就将这些日子，奶奶在海边的情况，一一地告诉了青铜一家人：

“她到了我家后，也就歇了两天，就去棉花田摘棉花了。别人无

论怎么劝她别去摘，她就是不听。一大早，就下地。地里摘棉花的，十有八九都是姑娘、年轻媳妇，就她一个老人。那棉花田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走一个来回，差不多就得一天。我们全家人都担心她吃不消，让她在家待着，她却总说自己吃得消。我妈说，你要是还去摘棉花，你就回家！她说，她挣够了棉花就回家。直到有一天中午，她晕倒在了棉花地中间。幸亏被人看到了，把她送了回来。从那一天起，她就再也没有能起床。天底下，没有见过这样的老人。躺倒了，还惦记着去地里摘棉花，说要给青铜、葵花做棉袄棉裤。我母亲说，青铜、葵花做棉袄棉裤的棉花，从我们家拿就是了，就别再惦记着了。她说，我们家的都是陈棉花，她要挣两大包新棉花。她摘了那么多棉花，要是以棉花算工钱，差不多也够给青铜、葵花做棉袄棉裤了。可她偏说不够。她说冬天冷，她要给青铜、葵花做厚棉袄厚棉裤……我们那地方的人都认识她，都说，没有见到过这样好的老人……”

青铜和葵花一直守候在奶奶的床边。

奶奶的脸似乎缩小了一圈，头发白得像寒冷的雪。

她伸出颤颤抖抖的手，抚摸着青铜和葵花。

青铜和葵花觉得奶奶的手凉丝丝的。

与奶奶一起回来的，只有两大包棉花。第二天，阳光下打开这两包棉花时，那棉花之白，看到的人都怔住了！都说，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棉花。

妈妈用手抓了一大把棉花，手一紧，它们变成了一小团，手一松，它们就又像被气吹了似了，一下子又蓬松开来。她看了一眼在床

上无声无息地躺着的奶奶，转过身去，眼泪就下来了……

二

奶奶怎么也起不了床了。

她安静地躺在床上，听着外面的风声、鸟声和鸡鸭的叫唤声。

一夜狂风乱吼，冬天到了大麦地。

青铜家一直在筹钱，准备把奶奶送到城里治病。

奶奶说：“我没有生病，我只是老了，到时候了，就像一头牛。”

青铜家的那头牛，被奶奶说中了。冬天的第一场雪飘落在大麦地时，青铜家的牛像奶奶一样倒下了。就这么倒下了，看上去没有任何原因。倒下去时，声音很大，因为，它毕竟是头牛。青铜家的人都听到了这如墙一般倒下去的声音。他们都跑到牛栏边。

牛倒在地上，无助地看着青铜的家人。

它没有长鸣，甚至都没有发出轻微的哼唧。它竭力抬起似乎特别沉重的脑袋，用玻璃球一般的大眼，看着它的主人们。

爸爸让妈妈赶快去磨豆子，好给它喝些豆浆。然而，一盆豆浆端到它嘴边时，它却动也没动。它不想再喝豆浆了。它好像觉得没有必要了。

奶奶听说后，叹息了一声：“它是老了，可现在就倒下来，也稍微早了一些时候。”

奶奶又说：“你们先不要管我了，我没事的。过了这个冬天，开了春，就好了。你们先去伺候牛吧。这畜牲，跟了我们这么多年，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。”

青铜一家人，想起许多关于这头牛的往事来。历历在目。这是一头好牛，一头通人性的好牛。这么多年里，它从不偷懒，也从不犯牛脾气。它甚至比人还温顺、厚道。它默默地干活，默默地跟随着主人们。有时高兴，它会对天长鸣一声。它在一年的大部分时光里，只是吃草，春、夏、秋三季吃青草，冬天吃干草。只是在农忙活重时，才能吃些豆子、麦子呀什么的。只是在生病时，才能喝一盆豆浆或吃几只鸡蛋。它很满足，一边吃草，一边甩动尾巴。它喜欢青铜与葵花骑到它的背上，由着它东走西走。它觉得他们的小屁股蛋儿，让它感到很舒服。它与主人朝夕相处，情意绵绵。其中一个人，要是它几天没有见着，再见着时，它就会伸出长长的温暖的舌头，舔一舔他的手背。他们任由它舔去，从来也不在意它的湿漉漉的唾液。

青铜家的人，却常常忘记它是一个畜牲，心里有什么话，会情不自禁地对它说。他们总是对它说话，从来也不想一想它是否能够听得懂他们的话。

人说话时，它一边咀嚼着，一边竖着两只大耳朵。

大麦地的人，一般都不敢欺侮它。在他们看来，欺侮了它，就等于欺侮了青铜家的人。

它像奶奶一样，想挣扎着起来，但终于没有能够挣扎起来。于是，就再也不挣扎了，安静地瘫痪在地上。

它也在听着风声、鸟声与鸡鸭的叫唤声。

牛栏外，雪花在飞舞。

青铜与葵花抱来了许多干稻草，堆在它周围。它只露出了一个脑袋。

爸爸对它说：“我们家的人，对不住你。这些年，就光知道让你干活了。春天耕地，夏天驮水，秋天拉石碾，冬天里也常常不让你闲着。我还用鞭子打过你……”

牛的目光里，是一派慈和。

它对青铜一家人，毫无怨言。作为一头牛，它生活在青铜家，算是它幸运。它不久就要走了。它心里还能有什么？只有一番对青铜一家人的感激。它感激他们一家人不嫌弃它一身的癞疮，它感激他们夏天时在牛栏门口挂上一大块芦苇编的帘子，让它免遭蚊虫的叮咬，它感激他们在冬天里，将它牵到暖和和的太阳下晒太阳……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风晴雨雪，它享受到了一头牛难得享受到的一切。它活过了，很值得。它是这个世界上一头最幸福的牛。

它要去了。它看到了青铜一家人，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没有看到奶奶。它想：等明年春天来了，大麦地满地野花时，她老人家一定会起来的。奶奶平时，都喊它是“畜牲”，但口气里却是一番疼爱。它发现，奶奶有时在说到他的孙子孙女时，也会说：“这个小畜牲。”

夜里，临睡觉时，爸爸点起纸灯笼，又走进风雪里，来到牛栏看了它一眼。

青铜和葵花，也都跟了出来。

回到家，爸爸说：“这畜牲，怕是活不过今夜呢。”

第二天，青铜家人发现，它已经死了——死在一大堆金黄的干稻草上。

三

奶奶被送到油麻地镇医院做了检查，没有查出什么毛病来。镇医院建议去县医院再做检查。县医院又做了一次检查，只说奶奶病得不轻，但却也说不清楚究竟得了什么病，让赶快去交钱，住院观察。

爸爸去交费窗口问了一下住院费要交多少，里面的一个大姑娘敲算盘，说出一个数字来，爸爸听了，连声“噢噢”，然后便不声不响地在地上蹲下了。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，是青铜家永远承担不起的数目。爸爸觉得自己的头上有座山，很大的一座山。很久，他才从地上站起来，走向诊室门口——走廊的尽头，妈妈在守候着躺在长椅上的奶奶。

爸爸、妈妈只好带着奶奶回到大麦地。

奶奶躺在床上说：“不用看了。”她叹息了一声，“没想到那畜牲倒在了我前头。”

爸爸和妈妈白天黑夜地犯愁着：到哪儿去筹这笔住院费？

在奶奶面前，他们就会显出从容的样子。但奶奶心里清楚这个家的家底。她望着衰老得那么快的青铜的爸爸和妈妈，宽慰他们：“我的身子，我自己最清楚。等天暖和，就会好的。你们不要操心，该干什